

群众演唱丛刊

初次见面

(曲 艺)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编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出版社

群众演唱丛刊

初次见面

(曲艺)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群众演唱丛刊 初次见面 (曲艺)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編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9/16·字数: 10,00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4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14,000册

统一书号: 10071·664 定价: (5)0.06元

目 录

初次见面(京东大鼓)·····	董湘崑	刘月循(1)
老第一(快板)·····	安凤生	陈鹤祿(6)

初次見面

(京東大鼓)

天津第一印刷厂工人 董湘崑

天津和平區哈密道儲蓄所 刘月循

表的是机械厂的技术員王德发，
在群英会上戴过紅花，
二十八岁他没搞对象，
急坏了他的母亲王大媽。
拜托了西院的刘二孀，
給德发介紹个对象叫張玉华。
約定在人民公园去見面，
刘二孀帶領德发去見她。
大媽說：“今天我也跟你們去，
相一相沒过門的媳妇張玉华。”
二孀說：“她工作积极人品好，
一百个人里挑不出俩仨。”
王大媽听說这姑娘真不錯，
心里想：德发准比不上她，
他滿脑袋机器机器淨机器，
一提机器就开了話匣。
上一次搞对象也說机器，
那个姑娘不懂就甩了他。

二孀說：“我教德發幾句家常話，
這姑娘聽見准得活笑煞。
你問問她家中人幾口，
你問她愛織毛活愛綉花，
你問她，弟弟妹妹都有多大，
你問她，愛听時調愛听梅花，
你再問她《槐樹莊》的電影好不好，
看了后討論會她參加沒參加。
戀愛不是搞生產，
你千萬別往機器上邊拉。
這一回你要是再變卦，
阴天晒被褥又算白搭。”
這時節，來到公園把門進，
見姑娘在涼亭椅上正喝茶。
看模樣，身量兒不高也不矮，
她紅紅的臉兒沒把粉擦，
頭上留的是短发，
上邊还把那個蝴蝶扎。
二孀上前把玉華叫，
說：“這就是王德發，
這是他的母親王大媽。”
姑娘她點頭臉帶笑，
要跟德發把手拉。
這小伙子臊了一個大紅臉，
只見他兩手就往兜里插。
二孀又說：“我輕易不把公園逛，
每天每日呆在家，

我們姐倆要看獅子、老虎、梅花鹿，

又愛看小猴把杆爬。

你們在這說說話，

等一會我們回來一塊喝茶。”

她領着大媽往前走，

這二人繞到了後面去賞花。

不一會，大嬸回頭仔細看，

只見那二人對坐一言沒發。

小伙子不敢把那姑娘看，

兩手還一個勁地摸頭髮。

把二嬸教的話全都忘，

半天後掏出手絹把汗擦。

(白)“你吃塊糖吧!”

這姑娘接過糖一塊，

隨着手她給德發倒碗茶。

你看她的手頭有多麼巧，

用糖紙疊了這麼一朵花，

放在桌上低頭笑，

小伙子兩眼瞟閃瞟閃直眨巴。

這時節，一陣風兒把紙花刮，

姑娘她急忙用手把它抓。

小伙子一見說了話：

“要有吸風機跑不了它!”

這姑娘聞聽臉帶笑，

不知這話怎麼回答。

小伙子說：“你們那兒機器有幾架?”

姑娘說：“我們飲食店使用機器幹什麼?”

王德发提起“机器”这两字，
就好像开了話匣子大喇叭。

說：“机器用处实在大，
能織布能印花。

縫紉机能把衣服扎。

那飞机輪船有多么大，
沒有机器也算白搭。

拖拉机耕地胜过牛馬，
沒有机器怎么能建設国家。

还是机器效率大，
开动机鈕响嘩啦。”

小伙子越說勁越大，
可急坏了凉亭下的二嬸和大媽。

玉华說：“你說机器效率大，
我想起一件往事你听根芽：

我們飯館也搞过机器，
可就是好像老牛把車拉，

干起活沒有人工快，
我們扔在后院不去管它。”

德发說：“这种想法不太好，
我有个故事你也听根芽：

想当年，头一辆火車剛出現，
赶馬車的瞧不起它，

那时节，火車还没有馬車快，
一小时拉在后边四里八。

現如今多快的馬車也不敢比，
火車开起来像風刮。

新事物开头总会有缺点，
有困难你們應該找毛病把根挖。”
这姑娘听他說的都是理，
点着头心里佩服称赞他。
接着說：“我請你看看我們的机器，
替我們仔細檢查把主意拿。”
小伙子說：“我对机器兴趣大，
你这点儿小事算得了啥！”
姑娘說：“咱們就約定下礼拜？”
小伙子說：“我看馬上就出发！”
他二人站起身来往前走，
在身上風刮柳絮賽雪花。
小伙子給姑娘用手攆，
姑娘給小伙子紧扑拉。
小伙子說：“这里要有吹風机，
准能吹散柳絮花。”
說話間已然走到公园外，
全忘了公园里边还有二孀和大媽。
这就是初次見面一小段，
到下回再見面可乐坏了王大媽。

老 第 一

(快板)

天津自行車厂工人 安凤生 陈鹤祿

您坐穩了听別着急，
听我說段“老第一”。
自行車厂有个軸碗組，
組里有位師傅叫李有义，
他今年四十零九岁，
人送他外号叫“老第一”。
要問他这外号是咋来的，
請您听我說个仔細。
这老头有一个怪脾气，
嘴里說是“年紀大了干活比不了年輕的”。
暗地里铆着勁头跟人比高低，
因此上他的生产月月占第一。
他的徒弟叫刘宝起，
生产的干劲和他不分高低，
出师后到軸皮組当了組长，
大家送了个外号叫“二号老第一”。
这一回李師傅协助生产調到軸皮組，
事情凑巧，大家不由得議論起。
大伙說：“‘第一’本来就一个，
这一回看看师徒誰第一。”

李师傅头天来上班，
师徒俩不约而同提前来到車間里。
看样子他們心里有数想較較勁，
好像是比武台上要試高低。
这时候，外头进来一个大姑娘，
姑娘她聪明活潑就是爱調皮，
她年剛十九姓名叫王玉兰，
論唱歌、跳舞、打球沒人比。
正因为年輕貪玩心不稳，
三百八的任务頂多完成三百七，
哪天評比她都是倒数第一名，
大伙送她个外号也叫“老第一”。
今几个她为啥来得这么早，
仔細說来有用意。
李师傅今天到这組，
她打算从头到尾看看这两个尖子怎么比高低。
进門一看两人都比划上，
蔫不唧儿她把話提：
“你俩第一今几个碰一块啦！
看这个意思要比一比。
咱組的第一可就一个呀！
倒要看看誰是英雄哪个是‘黃梨’。”
李师傅一听話里有話，
心說：“这丫头可真調皮。”
他明知这是說自己和宝起，
可是故意打岔改話題：
“嘿！沒干活就跟我叫上陣，

我可比不过你们年轻的，
既然跟我下战表，
我就大着胆跟你比一比。”

玉兰一听不对味，
心想：“这老头要将我一局。”

她说：“李师傅，我说的是你跟宝起赛，
你跟我赛，战过我这‘黄梨’也没出息。”

李师傅说：“什么出息不出息，
我看咱俩今几个就比一比。”

玉兰一听倒吸一口气儿，
“你怎么光跟俺穷骡不敢跟宝起比？”

李师傅一听呵呵笑：

“我跟他比没道理，
你这孩子挺伶俐，
这个道理你怎么不懂的？

我赛过宝起也不光彩，
因为他是我的徒弟。

再一说，轴皮这活我没搞过，
说起来一窍不通更是‘黄梨’
咱今几个‘黄梨’就跟‘黄梨’赛吧！

看看谁黄得最彻底！”

说得玉兰哈哈笑，
想往外推又没主意，
心说：“这老头合着是个粘不着儿，

敢情肚里净是傻主意。”

满打算今几个瞧他个乐，
他倒编筐造魔把俺算计。

有心跟他賽一賽，
明擺着是癩子跳舞白費力。
有心不跟他比賽，
他又將了我一個絕步棋。
嗨！豁出去跟他賽一賽，
賽不过他最多不过当我这倒第一。
碰巧要真超过他，
省得他得便宜卖乖把俺气。
想到这儿一咬后槽牙：“好！
你說比比咱就比！”
她說完話馬上就准备，
备料加油又磨刀具。
往日里，她是鈴聲不响不动手，
今几个沒到点她全准备齐。
說話間上班時間到，
鈴聲沒响完玉兰一个軸皮就車完毕。
李師傅偷眼看了看，
玉兰干活还真麻俐。
只見她手扶搖把眼盯刀，
操作認真又仔細。
可就是卡盘不大好用，
卡起活来挺費力；
尽管机器有点小毛病，
她操作老练还挺熟悉。
李師傅看了好一会，
心里不住暗寻思：
听人說这个丫头工作差，

我看是沒有摸透她的脾氣，
要真把她培育好，
准是狗撵鴨子呱呱的。
玉兰今几个决心跟李师傅賽，
也真分秒必爭的賣力氣。
因她平时工作沒抓过紧，
乍一千累得她渾身汗水往下滴，
玉兰一口气干到下了班，
一点數真創出新成績。
李师傅干了三百九十三，
她一家伙干了四百一。
宝起干了四百一十二，
玉兰只差两活就拿到第一。
这一来全組都轰动，
同志們紛紛向她來道喜。
这个說：“玉兰今几个可真不賴！”
那个說：“倒第一今几个升三級！”
通紅的大字報來表揚，
广播站也报道她的新成績。
玉兰今天虽然有点累，
她是滿心愉快沒乏意。
李师傅笑嘻嘻地開言道：
“玉兰，头陣我就敗給你，
怪不得見面就叫陣呢！鬧半天你心里早有底。
明几个咱再接着賽，
我一定加油赶上你。”
玉兰一听這句話，

如同吃了二斤蜜。
想不到全厂有名的老模范，
竟提出要赶俺自己。
只怨自个儿过去工作差，
总是全组倒第一，
今后可要好生干，
一定不再溜下去。
轉天玉兰来得更是早，
她打算早来会儿修修卡盘和机器。
修好了今儿个再接着赛，
省得干活絆手費力气。
她来到門口还没进屋，
猛听屋里傳低語，
“你看人家玉兰是落后嗎？
你对人看法有問題……”
玉兰一楞站住脚，
听声音是李师傅在訓徒弟。
李师傅說：“一个人工作沒有勁，
你要找找原因在哪里，
冷嘲热諷伤害別人的积极性，
作事要将別人比自己。
別人要比你的产质好，
应当向人家来学习。
你若比別人干得好，
应当想法让大家追赶你。
你說人家玉兰不咋的，
她比你师傅多干了一十七……”

玉兰听着直后悔，
心里感动埋怨自己。
不多时大家全来到，
上班铃当当响得急。
铃一响玉兰才想起，
光顾偷听忘了机器还没修理。
只好今几个先凑合着干吧，
她一开车觉着机器有点出奇，
往日卡活很费力，
今几个不光省劲卡的又正又规矩，
摇把摇着也不别扭啦，
摸到哪儿哪儿如意，
干起活又省时间又省劲。
她心里纳闷儿直犹疑，
这机床怎么变了样？
这个事儿可真出奇。
玉兰心里正纳闷儿，
身旁来了刘宝起。
她看了看玉兰又看机器，
未曾说话先笑嘻嘻：
“这机器哪儿还不好用？
吃饭时俺再来修理。”
玉兰一听高兴嚷：
“啊！是你给俺修理的！”
宝起一听红了脸：
“不，是俺师傅修理的。”
玉兰一听没说一句话，

眼里的热泪直往外滴，
李师傅这么大年纪，
还起早摸黑来为俺修机器。
他这哪是跟俺来竞赛，
是暗地里帮俺长出息。
俺用什么来感谢他，
只有提高生产效率。
这些都是她心里话，
可没好意思往外提。
只是说：“宝起呀，眼下机器挺好用，
有毛病俺再麻烦你。”
宝起走后她更铆劲啦，
你看她，两手飞快浑身上下是力气。
等到中午一过数，
四小时她就干了二百七。
这下全组更轰动啦。
都提出向玉兰来学习。
人人互找对手来比赛，
全组里是你赶他来他赶你。
每个人的产量全猛增，
生产数字不住向上提。
下班时统计员一计算，
全组产量增加三分之一！
李师傅、玉兰和宝起，
仨人全干了五百四十七。
仨人的产量一个样，
你说评谁为第一？